

Missing May

想念五月

作者★辛西亞·賴藍特

(Cynthia Rylant)

譯者★周惠玲 內頁插圖★宋珮

作者介紹

辛西亞·賴藍特 (Cynthia Rylant)



辛西亞·賴藍特是美國才華洋溢的兒童文學作家，出道不到二十年，就囊括了多項美國圖畫書和小說的重要文學大獎。她的作品把青少年的感受看得像大人一樣珍貴、重要，文字富有詩意，在美國和英國兒童文壇評價極高。

就像《想念五月》書中的夏兒，辛西亞的成長背景正是美國

西維吉尼亞州的小鎮。她生於一九五四年，父母在她四歲時離異，母親為了去念護校，把她託給外公、外婆照顧，直到她上小學三年級為止。或許是因為離開父母而感到焦慮不安，和外公、外婆同住的這段時光，在辛西亞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記憶。辛西亞的外公是一名礦工，家裡很窮，甚至沒有自來水、電燈和室內廁所的設備，但外公和外婆給了她足夠的愛，而山裡的人誠實、簡單的生活，也成了她日後寫作的重要素材。

辛西亞小時候從未想過寫作。在她成長的西維吉尼亞州山區小鎮，既沒有圖書館，小孩子也沒有錢買書，她的童年充斥的是那種三本只賣二毛五的連環圖畫，長大一點後則是看羅曼史小說。直到她離家去上大學，才接觸到真正的文學作品。她大學主修英文，後來又念了兩個碩士學位。畢業後，她先在地方公共圖書館的兒童部門工作，因為工作的需要她開始研讀兒童文學，這一讀，她深深被吸引了，欲罷不能，同時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名兒童文學作家。

一九八三年，辛西亞的第一部作品《山中舊事》（When I Was Young in the Mountains）獲得了凱迪克獎的銀牌獎，這本書是敘述她和外公外婆共同生活的日子。《親朋自遠方來》（The Relatives Came）在一九八六年再度獲得凱迪克獎的銀牌獎，而《白色的細塵》（A Fine White Dust）則獲得了一九八七年紐伯瑞銀牌獎。一九九三年她再以《想念五月》得到紐伯瑞金牌獎和波士頓角書——環球報兒童文學獎。

辛西亞·賴藍特的故事幾乎都環繞著她的生活經驗，特別是她的童年。這幾年，她開始比較傾向寫作她現階段的生活。她寫了一本自傳，書名是《但我還會回來》（But I'll Be Back Again），審視她在生活中學到的功課，以及自己現在是個什麼樣的人。

辛西亞目前和兒子、三條狗、三隻貓居住在俄勒岡州，這個地區和西維吉亞州一樣多山。辛西亞除了寫作，最大的興趣是看電影和帶著狗兒散步。

關於寫作，辛西亞認為只有寫出最深層、最個人的情感，才能成為

最好的作品，因為我們大家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和畏懼，其實都跟別人一樣，但直到有人把這些東西寫出來，我們才會知道自己並不那麼孤單、不那麼怪異。她說，她不确定會不會一輩子當個作家，但是目前她很高興能夠寫作，能夠在世界上留下一點美的、重要的東西，讓大家分享她真誠的創作。

從失落到想念

周惠玲

很久以前玩過一種叫「家庭重塑」的團體遊戲。玩法是請一個團員當「雕塑家」，其他人當被雕塑的「積木」。這位「雕塑家」必須用那些「積木人」來擺塑出他心目中的家庭圖像。舉例來說，如果他想雕塑出一個由爸爸賺錢養家、媽媽照顧家庭的一家四口，那他可能會請爸爸積木站在最下面，女兒和兒子積木爬在他的身上，而媽媽積木則靠在爸爸身邊幫他分擔兒女重量……

遊戲的高潮，是當這位「雕塑家」好不容易完成家庭圖像以後，導演（帶遊戲的人）就說：「現在我們把那個承受最多重量的積木拿

掉。」

你猜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？

每次讀《想念五月》，我就會想起這個遊戲來。在《想念五月》書裡，五月就是那塊被抽掉的支柱積木。

五月是夏季的開始。同樣的，本書作者把書中主角的名字分別取名「夏兒」和「五月」，也寓意夏兒的人生是從她當了五月的女兒才真正開始。

夏兒是一位孤女，自有記憶以來就沒了父母。母親的兄弟姊妹輪流撫養她，讓她從一個家庭換到另一個家庭寄住，像隻沒有人要的流浪狗。直到她六歲那年，五月姨媽和歐柏姨丈才正式領養了她，將她帶回西維吉尼亞州的山區小村落居住。雖然五月姨媽和歐柏姨丈非常窮困，窮到連他們的房子都是用破舊的貨櫃車廂改裝的，但他們卻給了夏兒最豐沛的愛、最安全的庇護。他們給了夏兒真正的「家」。

尤其是五月姨媽，她就像根穩固的柱子支撐著那個家，讓窮困潦倒

的歐柏姨丈能夠盡情創作藝術風信雞，讓夏兒能夠自在的四處閒蕩、無所事事；因為有五月姨媽的愛和支持，夏兒和歐柏姨丈才能充滿自信和力量去做自己最喜歡做的事。但就在夏兒十二歲那年，就在夏季結束、秋季來臨的某一天，毫無預兆的，五月姨媽死了。

然後整本書的故事就從這兒開始說起：

「五月死了以後，歐柏回到我們住的貨櫃屋裡，脫掉禮服，換回平日穿的衣服，然後走出去，坐在他那輛老破車裡。靜靜的，坐了一整夜……」

就像當年我玩過的那個遊戲，也是從那塊最重要的積木拿掉以後才真正開始。剩下來的「積木」在失去支柱之後，從一開始的跌跌撞撞，最後終於學會彼此扶助、重新站起來，並發展出新的家庭圖像。

遊戲說來簡單，但人畢竟不是積木，對夏兒和歐柏來說，失去五月，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心路歷程。一開始，他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，就像夏兒說的：「我們什麼事也沒做，只是傷心著，只是想念著

她。」然後，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——歐柏發誓說他看見五月的靈魂回來了。這件事對夏兒的打擊很大，因為她害怕歐柏會跟隨五月而去，留下她一個人孤伶伶活在這個世界上。她盡力想填補五月所留下來的空洞，盡力想把歐柏拉回正常的生活，可是她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沒有用。更讓她煩惱的是，他們的生活裡闖進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安克理。安克理和夏兒同年紀，個性卻相差非常多。他整天忙著收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、說些奇奇怪怪的話，甚至還要帶歐柏去找靈媒、跟五月的靈魂溝通……

最後結局會怎樣呢？五月還魂了嗎？歐柏和夏兒該怎麼辦？

別急。有的書，我們讀它的精采情節，但這本《想念五月》，我們讀的是夏兒和歐柏如何走出失落的心路歷程、是作者如何織就出一個意象繁複的文學之美。

就走出失落來說，這本書幾乎可以當作心裡諮商的範本。它很真實的刻劃出多數人在面對親人死亡時的歷程：震驚↓拒絕接受（逃避）↓

沉溺於痛苦↓宣泄痛苦↓接受死亡的事實（告別）↓重建生活。不過，這本小說當然不是心理諮商的教科書，作者也無意教我們該如何走出悲傷，她只是把凡夫俗子面對死亡的真實反應細膩描繪出來，例如歐柏在喪禮後獨自在一輛老破車裡坐了一整夜、例如歐柏腦海裡一直盤旋著五月的影像而再也創造不出風信雞、例如夏兒一直想幫歐柏走出失落反而不敢表達自己內心的傷痛、例如夏兒覺得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痛哭過，還有夏兒忌妒安克理比她更能夠安慰歐柏等等。

許多人（包括我自己）在讀這本書時，有個共同的經驗，就是無法形容的感動。我猜想，這份感動主要是來自作者對人性的理解和寬容。她讓我們看到人性的不完美、懦弱、恐懼和逃避，這些弱點存在每個人的內心，當我們跟著歐柏和夏兒的腳步，慢慢走過每一處傷痛的幽谷時，彷彿也走出我們自己內心的傷痛。而且，這份寬容和理解是以「愛」為出發點的。就像書裡問的，是什麼讓我們願意忍受痛苦繼續活著？夏兒說，她猜想那是「因為我們無法忍受跟親愛的人告別」。是愛

的力量，讓夏兒和歐柏最後終於能走出來，從失落和痛苦走出來，而能平靜的想念著五月。

同時我們也不難察覺，作者在書中融入了極深的個人情感。事實上，我覺得它幾乎可以說是作者的半個自傳。辛西亞·賴藍特（Cynthia Rylant）出生不久父母就離異了，年輕的母親為了謀得一技之長就去修護士課程，並把她託給住在西維吉尼亞山區的外公、外婆撫養。本書中的場景其實是作者幼年生活的寫照，她就在這種連自來水都沒有的貧困日子裡長大的。後來她外婆去世，對年少的她衝擊很大，因此五月這個角色可以說是為了紀念外婆而寫的。而歐柏這個角色，則寄託著她對父愛的渴望。她父親和歐柏一樣，都是窮苦潦倒的退役軍人，並在辛西亞十三歲那年去世。直到去世之前，辛西亞始終未能見他一面。因此，對愛的渴望，幾乎貫穿了辛西亞·賴藍特所有的作品，包括這本《想念五月》，以及其他在臺灣出版的《山中舊事》（繪本）、《動物我愛你》（散文集）等等。

另外，從文學賞析的角度來看，這本書的藝術成就也是非常高的，所以當年它一出版，即博得美國兒童文學各界的一致讚揚，不論是重視主題意涵的教育界、圖書館界，或者是注重藝術成就的文學界。這點，從它同時獲得一九九三年「紐伯瑞獎」（Newbery Medal）、「波士頓角書—環球報獎」（Boston Globe/Horn Book Award）等多個大獎，就可窺見一二。

在這裡，我想特別提出幾個特色，作為讀者賞析這本書的參考：第一，它的結構和布局，雖然簡潔卻富有張力。《學校圖書館雜誌》（School Library Journal）就曾特別讚譽全書情節緊湊，沒有任何贅句廢言。第二，書中幾位角色，包括五月、歐柏、夏兒和安克理的刻劃都很生動。《紐約時報書評》（New York Times Books Review）和《書單》（Booklist）都曾指出這幾個角色塑造非常獨特，而且深烙人心，即使合上書，閉上眼睛，你仍然可以感覺到他們鮮活的影像和性格。第三，作者的語言使用非常靈活、清新而脫俗。辛西亞·賴藍特是以繪本文字創

作起家的，她的文字風格有詩化飄逸的傾向，在少年小說中是比較少見的。而且，她雖然擅長創作幼兒圖畫書，不過並不特別迷信淺白文字，也不避諱使用地方俚語，奇妙的是，老少讀者卻都能感受到她文字中的抒情韻調。

對中文讀者來說，作品的語言風格也許不一定能夠體會得到，不過書中刻意安排的隱喻象徵卻不能不注意。就舉幾個例子來說，她把書中主角的名字取作夏兒（Summer）和五月（May），當然是要取「五月是夏天之始」的含意，影射夏兒真正的人生是從她變成五月的女兒才開始，更引人遐思的，是作者安排五月死在秋天，而全書故事的進展就從深秋、寒冬，一直到大地回春為止。另外，故事中所提到的各個物件、場景也幾乎都有其象徵意涵：「歐柏」（Ob）和「歐茲國」（Oz）、風信雞、金色穹窿圓頂建築、「勇士」汽車、奔向伯利恆的三智者、蝙蝠和貓頭鷹……等等，都有作者想傳達的深意。

有些象徵明顯可見，有些則需要對當地文化有所了解才能進一步體

會。例如風信雞和金色穹隆頂建築，都是在象徵歐柏、克理這些窮苦人家的尊嚴和夢想，其中金色建築的寓意在書中已被明顯的提及，而作者讓歐柏作一位風信雞藝術家，也是經過刻意挑選的——不是畫家或石雕藝術家，因為風信雞在兩百多年前從歐洲傳入美國以後，是阿帕拉契山區（就是歐柏他們住的地區）的人，將它加以創新改造成現今的樣子，所以，作者安排歐柏做一個與眾不同的風信雞創作者，是有文化傳承意涵的。

當然，還有更多的例子，等著讀者去閱讀、去挖掘。而且我相信，當你讀完這本書時，你也會看見一個燦爛而美麗的世界，就像書中最後那些在金色陽光中隨風旋轉的風信雞，是「夢想」、是「熱情」、是「夏日雷雨」，還有美好的「五月」。

目錄

作者簡介

賞析與導讀——從失落到想念

第一部 寂靜如夜

- 第一章 家和風信雞
- 第二章 五月回來了
- 第三章 瘋子收藏家
- 第四章 他上過天堂
- 第五章 二次喪禮

91 83 71 58 43 32 24 12

第二部 自由

- 第六章 為何而活
- 第七章 蝙蝠夫人
- 第八章 松樹林裡的小屋
- 第九章 前往歐茲國
- 第十章 斷線
- 第十一章 告別
- 第十二章 新生
- 重譯後記

171 166 156 147 138 132 125 117 109 100

第一部 寂靜如夜

第一章 家和風信雞



五月死了以後，歐柏回到我們住的貨櫃屋裡，脫掉禮服，換回平日穿的衣服，然後走出去，到他那輛破車裡，靜靜的，坐了一整夜。就我記憶所及，這輛報廢的老爺車一直停放在狗屋旁邊，四周雜草蔓生，掩沒車頂。除非你刻意去找，否則根本不會發現車子的存在。這些年來，我始終覺得奇怪，歐柏幹麼不把那輛破銅爛鐵給扔了？直到喪禮過後，看見他坐在那兒，我才明白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認為它一無是處，歐柏還是認為它應該被留下來。當五月死的時

候，歐柏終於為那輛老廢物的存在，找到了理由。

歐柏姨丈和五月姨媽是我見過最相愛的兩個人。有的時候，光是看著他們兩人，我的眼淚就會流下來，即使那是在六年前，我剛來到這個家，年紀小得根本不懂什麼叫作愛。可是我猜想，在我的內心深處，仍然是懂得愛的，也一直渴望能看見它。因為就有那麼一晚，我們坐在廚房裡，當我第一次看見歐柏姨丈幫五月姨媽梳理她那頭長長的黃色頭髮時，我快樂得幾乎想奪門而出，跑進樹林裡好好大哭一場。

我知道，我一定也曾經這麼被愛過，即使我已經不記得了，但我一定被愛過，否則，那一晚當我看著歐柏姨丈和五月姨媽的時候，我怎麼可能認得出它來？我知道，我的媽媽在去世以前，一定也曾經如此憐愛的梳著我的頭髮，又用嬰兒乳液來回潤擦著我的手臂，再把我裹在小被子裡，抱著我，一整晚。她必定知道自己即將離開人世，所以必須比其他母親花更多時間來抱她的孩子，所以她

給了我足夠的愛，好讓我知道什麼是愛，好讓我再次遇見它時能夠認出它來。

媽媽去世以後，她的兄弟姊妹輪流撫養我，讓我從這一家換到另一家。但是，並沒有人想長久照顧我，讓我成為他們的小女兒。我並不怨恨他們，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，藏著媽媽給我的愛。這份愛，讓我不至於憤世嫉俗。我那可憐的媽媽已經留了足夠的愛給我，好讓我度過漫長的歲月，直到有人想要我。

在我六歲那年，歐柏姨丈和五月姨媽從西維吉尼亞州（譯注1）來作客。他們第一眼就認定，面前的小女孩是一位天使，於是把我帶回家。

那個「家」，事實上是一個用舊貨櫃車廂改造成的房屋，坐落在飛葉郡深水村的山坡上。當我第一次看見它時，還以為它是上帝的玩具，玩著玩著，不小心從天堂掉下來，墜落、墜落，再往下墜落，直到「咚」的掉落在深水村的群山當中，所以它看起來破破舊舊的、還有點歪斜，甚至只差一點點就要支離破碎了。不過，如果不去管屋後被掀落的鋁板，和那個缺了一片玻璃的窗戶，還有前門走

廊上陷落的階梯，它仍然可以算是一個滿完整的房子。

儘管房子簡陋，但能夠和歐柏姨丈、五月姨媽住在一起，簡直就像上了天堂。雖然這兩個老人從來不曾想到，去一趟俄亥俄州（譯注2）探訪親戚的結果，竟然會帶回來一個小女孩，但他們從一開始就努力的想把這個破舊、倒塌的地方，變成一個孩子會喜歡的樂園。一回到家，五月姨媽才剛奮力的爬出車座（她的身軀非常龐大），就立刻比劃著說，她要在這裡架個鞦韆；而歐柏姨丈甚至等不及把車子熄火，就開始在腦海裡構思著幫我蓋間樹屋。我呢，卻因為這一路上彎彎曲曲的山路顛簸，早已經暈車反胃，這時候唯一能做的，只有不斷的點頭、嚥口水，點頭、嚥口水而已。我得盡力擠出笑容，才不至於吐出來。

可是一走進貨櫃屋裡，我立刻發現，他們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改變，就足以讓一個小女孩快樂得宛如上了天堂。五月姨媽打開電燈，我看見滿櫃子、滿架子的風信雞（譯注3），多到幾乎占滿全部的牆壁。雖然它們的樣子跟我以前看過的風信

雞不同，可是我立刻知道它們是風信雞。以前在俄亥俄州的時候，我看過人們把風信雞釘在庭園的牆壁上或者固定在花園裡，好用來嚇走鳥兒。那些風信雞看起來都大同小異——也許是一個單腿跨向空中的跑者，也許是一隻雞，或是鴨子。卡通造型的尤其普遍，你可以在很多人的花園裡看見加菲貓，以及它在風中狂亂起舞的前腳。

我見過各種模樣的風信雞，可是，沒有一個像歐柏姨丈做的那樣。歐柏姨丈是一位藝術家，我一看他的作品就明白了——雖然那時候我還太小，還不會使用「藝術家」這個詞。歐柏姨丈的風信雞，沒有一個是農村動物，也沒有卡通造型，它們全是「自然的奧秘」。這個名稱是歐柏姨丈告訴我的，而且我真的懂他在說什麼。其中有一個風信雞象徵著「雷雨」，黑黑灰灰的色調，美麗而猙獰，看起來還真像是夏日午後的大雷雨。另外有一個，歐柏姨丈說是「天堂」，我幾乎可以看見金黃色的天使們從它當中飛奔出來，周身光亮的繞著我們的車屋飛

舞。還有「熱情」和「愛」和「夢想」和「死亡」；甚至還有一個風信雞叫作「五月」。「五月」的小旋轉扇葉比其他風信雞的要來得多，而且全是白色的。歐柏姨丈解釋說，那些是五月姨媽的靈魂。那些小小的、白色的旋轉翼，是從一株橡樹的枝桠上伸展出來的，而那株橡樹正代表五月姨媽的力量。

我站在那些架子前，不敢置信的看著那些神奇的東西。五月姨媽啟動天花板上的風扇，風信雞開始旋轉。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被魔法選中的小女孩，就像是掉進奇幻世界的愛麗絲……至今我仍然這麼覺得。

看完風信雞以後，五月姨媽帶我到廚房去。她把冰箱、裝食物的櫥櫃全部打開來，然後說：「夏兒，你想吃什麼儘管拿。如果有什麼你想吃而這裡沒有的，歐柏姨丈都會去買來給你。小甜心，我們希望你盡量吃。」

以前，在俄亥俄的時候，我總覺得自己像是一件老師交派給那些親戚的家庭作業。吃東西的時候格外難堪。我住過的每個家庭，各有一套分配食物的方式，

尤其是牽涉到要分配給我的時候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可是我會聯想到那些被實驗的老鼠，一定得按對某個按鈕，才會有食物掉進碗裡；我經常覺得，自己就像那些被關在籠子裡的小老鼠，必須搖尾乞憐才有食物吃。

看著那些色彩鮮麗、門戶大開的櫥櫃，我覺得自己就像從籠子裡被釋放出來了。櫥櫃裡有奧利奧巧克力夾心餅、波樂洋芋片、一大袋一大袋的士力架牛奶花生巧克力糖……看得我口水直流；還有那些小紙盒裝的果汁（我曾經喝過一次，一直都好想再來一盒）、一包又一包的水果綿綿糖，以及一隻裝著蜂蜜的塑膠熊。冰箱裡有許許多多的玻璃瓶裝可樂，看起來好冰涼、好透明、好誘人，還有剖開一半的大西瓜。最棒的是那一大箱巧克力鮮奶。

「熱情」和「夢想」的風信雞、閃亮耀眼的可樂，以及巧克力鮮奶紛紛對我招手。那一天，六歲的我，終於回到了家。

譯注 1：西維吉尼亞州（West Virginia State）位於美國東部，境內地勢崎

嶇，多屬丘陵和山地，四分之三的土地都是森林，有「山州」之稱。同時，本州盛產煙煤，產量居全美第一，因此早期有不少居民以煤礦為業。本書作者辛西亞·賴藍特從小生長在西維吉尼亞州的山區小鎮，她多數作品都是以此地為背景而寫成的。本書中的人文特色和自然景致，都是取自真實的場景，包括飛葉郡（Fayette County）、飛葉鎮（Fayetteville）、深水村（Deep Water）都是真有其地。甚至連主角夏兒（Summer）這個名字可能也是從飛葉郡鄰近的夏日鎮（Summerville）得到的靈感。

譯注 2：俄亥俄州（Ohio State）位於西維吉尼亞州的西邊。

譯注 3：風信雞是一種裝在屋頂、牆上、招牌上或花園裡的雕刻品，具有旋轉扇葉，可以隨風轉動。最早是用來測風速、風向以及辟邪，而且多半被雕刻成公雞的形狀，現在主要是用來當作庭園裝飾或玩具，外型也出現了卡通或人物、動物，甚至抽象造型。風信雞早在十三世紀前就已經出現在歐洲的城市裡，目前

東歐國家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（Riga）的老城區，幾乎家家戶戶的屋頂都還立著一隻紅黑兩色、公雞造型的金屬風信雞。美國的風信雞差不多是在兩百多年前傳入的，以木頭雕刻品為主，十九世紀末時，阿帕拉契山區的人將它改良成現今這種具有螺旋風扇的立體造型，而成為美國的民俗手工藝品，並改叫它Whirligig或Whirlybird。本文中的風信雞原文就是Whirligig。不過，Whirligig在美國俚語裡，其實還可以指稱所有會旋轉的玩具，包括陀螺、旋轉木馬，以及紙風車等等。另外，要特別說明，書中歐柏和五月就是住在當年改良風信雞、塑造美國這種傳統手工藝的阿帕拉契山區。

第二章 五月回來了



五月死的時候，正在菜園裡栽種。她總喜歡說自己是在「栽種」，不像飛葉郡的其他人會說自己去菜園裡「工作」。「工作」會讓人聯想到「勞動」、「流汗」，還有滿身的「塵土」。可是五月姨媽說的「栽種」，會讓人在腦海裡形成一個畫面：正在修剪玫瑰花的可愛人兒，戴著黃色的花帽子，還有兩條細緻美麗的緞帶從帽沿垂下來，飄落在肩膀上。

當然了，五月從來就沒戴過什麼花帽子，她的菜園裡也沒有玫瑰花；她跟